

海上花列传

〔清〕韩邦庆◎著

〔第三卷〕



海上花列传

〔清〕韩邦庆◎著

〔第三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花列传/ (清) 韩邦庆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2
(2009. 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60-3

I. 海… II. ①韩…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497 号

Hai Shang Hua Lie Zhuan

海上花列传 (三)

原 著: (清) 韩邦庆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404 千字

印 张: 4.5

书 号: ISBN 978-7-80626-260-3

定 价: 90.00 元 (全四册)

目 录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267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275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284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292
第三十八回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301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 羨陬隅渔艇斗湖塘	310
第四十回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318

第四十一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327
第四十二回	拆鸾交李漱芳弃世 急鸩难陶云甫临丧	336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345
第四十四回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 惩贪黠挟制价千金	353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362
第四十六回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 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371
第四十七回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 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380
第四十八回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389
第四十九回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 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398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按：来安暨沈小红兄弟在客堂里等了好多时，娘姨阿珠出来，却和沈小红兄弟先回。来安又等一会，洪善卿才出来，向来安道：“俚哋教我劝劝王老爷，倪是朋友，倒有点间架头。要末同仔王老爷到俚搭去，让俚哋自家说，耐说阿对？”

来安那有不对之理，满口答应。善卿即带来安同行，仍坐东洋车，径往四马路东合兴里张蕙贞家。

其时王莲生正叫了四只小碗，独酌解闷。善卿进见，莲生让坐。善卿笑道：“昨夜头辛苦哉？”莲生含笑嗔道：“耐再要调皮，起先我教耐打听，耐勿肯。”善卿道：“打听啥嘎？”莲生道：“倌人姘仔戏子，阿是无处打听哉。”善卿道：“耐自家勿好，同俚去坐马车，才是马车浪坐出来个事体。我阿曾搭耐说，沈小红就为仔坐马车用场大点？耐勿觉着晚。”莲生连连摇手道：“勦说哉，倪吃酒。”

娘姨添上一副杯筷，张蕙贞亲来斟酒。莲生乃和善卿说：“翡翠头面勦买哉。”另有一篇帐目，开着天青披、大红裙之类，托善卿赶紧买办。善卿笑向蕙贞道：“恭喜耐。”蕙贞羞得远远走开。

善卿正色说莲生道：“故歇耐讨蕙贞先生是蛮好。不过沈小

红搭耐就实概勿去仔，终好像勿局哩。”莲生焦躁道：“耐管俚局勿局！”善卿讪笑婉言道：“勿是呀，沈小红单做耐一个客人，耐勿去仔无拨哉。刚刚碰着仔节浪，几花开消才勿着杠；屋里再有爷娘搭兄弟，一家门要吃要用，教俚再有啥法子？四面逼上去，阿是要逼杀俚性命哉。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无啥要紧，九九归原，终究是为仔耐，也算一桩罪过事体。倪为仔白相了，倒去做罪过事体末，何苦呢？”莲生沉吟点头道：“耐是也来浪帮俚啖。”善卿赧然作色道：“耐倒说得稀奇，我为啥去帮俚啖？”莲生道：“耐要我到俚搭去，阿是帮俚啖嘎？”

善卿咳的长叹一声，却转而笑道：“耐做仔沈小红末，我一径说无啥趣势，耐勿相信，搭俚恩煞。故歇耐动仔气，倒说我帮俚啖哉，故末真真无啥话头！”莲生道：“价末耐为啥要我去？”善卿道：“我勿是要耐再去做俚，耐就去一埭好哉。”莲生道：“去一埭末做啥嘎？”善卿道：“故末就是替耐算计，常恐有啥事体，耐去仔，俚啖要一放心啖，耐末也好看看俚啖光景。四五年做下来，总有万把洋钱哉，一点点局帐也犯勿着少俚，耐去拨仔俚，让俚去开消仔，节浪也好过去。难下节做勿做，随耐个便，阿是嘎？”

莲生听罢无言。善卿因怂恿道：“晚歇我同耐一淘去，看俚说啥；倘然有半句闲语听勿进末，倪就走。”莲生直跳起来，嚷道：“我勿去！”善卿只得讪笑剪住。

两人各饮数杯，仍和蕙贞一同吃过中饭。善卿要去代莲生买办，莲生也要暂回公馆，约善卿日落时候原于此处相会。善卿应诺先行。

莲生吸不多几口鸦片烟，就喊打轿，径归五马路公馆，坐在

楼上卧房中，写两封应酬信札。来安在傍伏侍。忽听得吉丁当铜铃摇响，似乎有人进门，与莲生的侄儿天井里说话，随后一乘轿子抬至门首停下。莲生只道是拜客的，令来安看来。来安一去，竟不覆命，却有一阵咕咕咯咯小脚声音趲上楼梯。

莲生自往外间看时，谁知即是沈小红，背后跟着阿珠。莲生一见，暴跳如雷，厉声喝道：“耐再有面孔来见我，搭我滚出去！”喝着，还不住的跺脚。沈小红水汪汪含着两眶眼泪，不则一声。阿珠上前分说，也按捺不下。莲生一顿胡闹，不知说些甚么。

阿珠索性坐定，且等莲生火性稍杀，方朗朗说道：“王老爷，比方耐做仔官，倪来告状，耐也要听明白仔，难末该应打该应罚，耐好断碗；故歇一句闲话也勿许倪说，耐陆里晓得有冤枉个事体？”莲生盛气问道：“我冤枉仔俚啥？”阿珠道：“耐是勿曾冤枉倪；倪先生有点冤枉，要搭耐说，耐阿要俚说嘎？”莲生道：“俚再要说冤枉末，索性去嫁拨仔戏子好哉碗！”阿珠倒呵呵冷笑道：“俚兄弟冤枉仔俚，好去搭俚爷娘说；俚爷娘冤枉仔俚，再好搭耐王老爷说；耐王老爷再要冤枉俚，真真教俚无处去说哉！”说了，转向小红道：“倪去罢，再说啥嘎？”

那小红亦坐在高椅上，将手帕掩着脸呜呜饮泣。莲生乱过一阵，跑进卧房，概置不睬。小红与阿珠在外间，寂静无声。

莲生提起笔来，仍要写信，久之不能成一字，但闻外间切切说话，接着小红竟趲到卧房中，隔着书桌，对面而坐。莲生低下头只顾写，小红颤声说道：“耐说我啥个啥个，我倒无啥；我为仔自家差仔点，对勿住耐，随便耐去办我，我蛮情愿。为啥勿许我说闲话，阿是定归要我冤枉死个？”说到这里，一口气奔上喉咙，哽咽要哭。

莲生搁下笔，听他说甚。小红又道：“我是吃煞仔倪亲生娘个亏！先起头末要我做生意，故歇来仔个从前做过歇个客人，定归原要我做。我为仔娘了听仔俚，说勿出个冤枉，耐倒再要冤枉我姘戏子。”

莲生正待回驳，来安匆匆跑上，报说：“洪老爷来。”莲生起身向小红道：“我搭耐无啥闲话，我有事体来里，耐请罢。”说毕，丢下沈小红在房里、阿珠在外间，径下楼和洪善卿同行，至东合兴里张蕙贞家。

张蕙贞将善卿办的物事与莲生过目。莲生将沈小红陪罪情形，述与蕙贞。大家又笑又叹，当晚善卿吃了晚饭始去。

蕙贞临睡，笑问莲生道：“耐阿要再去做沈小红？”莲生道：“难是让小柳儿去做个哉。”蕙贞道：“耐勿做末，倒勦去糟塌俚。俚教耐去，耐就去去也无啥，只要如此如此。”莲生道：“起先我看沈小红好像蛮对景，故歇勿晓得为啥，俚凶末勿凶哉，我倒也看勿起俚。”蕙贞道：“想必是缘分满哉。”闲论一回，不觉睡去。

次日五月初三，洪善卿于午后来访莲生，计议诸事，大略齐备，闲话中复说起沈小红来。善卿仍前相劝，莲生先入蕙贞之言，欣然愿往。

于是洪善卿、王莲生约同过访沈小红。张蕙贞送出房门，望莲生丢个眼色，莲生笑而领会。及至西荟芳里沈小红家门首，阿珠迎着，喜出望外，呵呵笑道：“倪只道仔王老爷倪搭勿来个哉。倪先生勿曾急煞，还好哩。”一路讪笑，拥至楼上房间。

沈小红起身厮见，叫声“洪老爷”“王老爷”，嘿然退坐。莲生见小红只穿一件月白竹布衫，不施脂粉，素净异常；又见房中陈设一空，殊形冷落，只剩一面着衣镜，为敲碎一角，还嵌在壁

上，不觉动了今昔之感，浩然长叹。阿珠一面加茶碗，一面搭讪道：“王老爷说倪先生啥个啥个，倪下头问我：‘陆里来个闲话？’我说：‘王老爷肚皮里蛮明白来浪，故歇为仔气头浪说说罢哉呀，阿是真真说俚姘戏子。’”莲生道：“姘勿姘啥要紧嘎？勸说哉。”阿珠事毕自去。

善卿欲想些闲话来说，笑问小红道：“王老爷勿来末，耐牵记煞；来仔倒勿响哉。”小红勉强一笑，向榻床取签子烧鸦片烟，装好一口在枪上，放在上手。莲生就躺下去吸，小红因道：“该副烟盘还是我十四岁辰光搭倪娘装个烟，一径放来浪勿曾用，故歇倒用着哉。”

善卿就问长问短，随意讲说。阿珠不等天晚，即请点菜便饭。莲生尚未答应，善卿竟作主张，开了四色去叫。莲生一味随和。

晚饭之后，阿珠早将来安、轿班打发回去，留下莲生，那里肯放。善卿辞别独归，只剩莲生、小红两人在房。小红才向莲生说道：“我认得仔耐四五年，一径勿曾看见耐实概个动气。故歇来里我面浪动个气，倒也为了搭我要好了，耐气到实概样式。我听仔娘个闲话，勿曾搭耐商量，故末是我勿好。耐要冤枉我姘戏子，我就冤枉死仔口眼也勿闭个哩！时髦倌人生意好，寻开心，要去姘戏子；像我生意阿好嘎？我呷勿是小干忤勿懂事体，姘仔戏子阿好做生意？外头人为仔耐搭我要好末，才来浪眼热；勸说啥张蕙贞，连搭仔朋友也说我邱话。故歇耐去说仔我姘戏子，再有啥人来搭我伸冤，除非到仔阎罗王殿浪刚刚明白噪。”

莲生微笑道：“耐说勿姘就勿姘，啥要紧嘎。”小红又道：“我身体末是爷娘养来浪；除仔身体，一块布，一根线，才是耐

办拨我个物事，耐就打完仔也无啥要紧。不过耐要豁脱我个人，耐替我想想看，再要活来浪做啥？除仔死，无拨一条路好走。我死也勿怪耐，才是我娘勿好。不过我替耐想，耐来里上海当差使，家眷末也勿曾带，公馆里就是一个二爷，笨手笨脚，样色样勿周到；外头朋友就算耐知己末，总有勿明白个场花，就是我个人晓得耐脾气。耐心里要有啥事体，我也猜得着，总称耐个心，就是说说笑笑，大家总蛮对景。张蕙贞巴结末巴结煞，阿能够像我？我是单做耐一个，耐就勿曾讨我转去，赛过是耐个人，才靠耐来里过去。耐心里除仔我也无拨第二个称心个人来浪。故歇耐为一时之气豁脱仔我，我是就不过死末哉，倒是替耐勿放心。耐今年也四十多岁哉，倪子因作才勿曾有，身体本底子娇寡，再吃仔两筒烟，有仔个人来浪陪陪耐，也好一生一世快快活活过日子。耐倒硬仔心肠，拿自家称心个人冤枉杀仔，难下去耐再要有啥勿舒齐，啥人来替耐当心？就是说句闲话，再有啥人猜得着耐个心？睁开眼睛要喊个亲人，一歇也无处去喊。到该个辰光，耐要想着仔我沈小红，我就连忙去投仔人身来伏侍耐，也来勿及个哉！”说着，重复呜呜的哭起来。

莲生仍微笑道：“该号闲话说俚做啥？”小红觉得莲生比前不同，毫无意思，忍住哭，又说道：“我搭耐实概说，耐原无拨回心，我再要说也无啥说个哉。就算我千勿好万勿好，四五年做下来，总有一点点好处。耐想着我好处末，就望耐照应点我爷娘，我末交代俚啖拿我放来浪善堂里。倘忙有一日伸仔冤，晓得我沈小红勿是姘戏子，原要耐收我转去，耐记好仔。”

小红没有说完，仍禁不住哭了。莲生只是微笑，小红更无法子打动莲生。比及睡下，不知在枕头边又有几许柔情软语，不复

细叙。

明日起来，莲生过午欲行。小红拉住，问道：“耐去仔阿来嘎？”莲生笑道：“来个。”小红道：“耐勦骗我哩。我闲话才说完哉，随耐便罢。”莲生佯笑而去。不多时，来安送来局帐洋钱，小红收下，发回名片。接连三日不见王莲生来，小红差阿珠、阿金大请过几次，终不见面。

到初八日，阿珠复去请了回来，慌慌张张告诉小红道：“王老爷讨仔张蕙贞哉，就是今朝日脚浪讨得去。”小红还不甚信，再令阿金大去。阿金大回来，大声道：“啥勿是嘎！拜堂也拜过哉，故歇来浪吃酒，闹热得来。我就问仔一声，勿曾进去。”

小红这一气却也非同小可，跺脚恨道：“耐就讨仔别人，倒没啥，为啥去讨张蕙贞！”当下欲往公馆当面问话，辗转一想，终不敢去。阿珠、阿金大没兴散开。小红足足哭了一夜，眼泡肿得像胡桃一般。

这日初九，小红气的病了，不料敲过十二点钟，来安送张局票来叫小红，叫至公馆里，说是酒局。阿珠叫住来安要问闲话，来安推说无工夫，急急跑去。小红听说叫局，又不敢不去，硬撑着起身梳洗，吃些点心，才去出局。到了五马路王公馆，早有几肩出局轿子停在门首。阿珠搀小红趲至楼上，只见两席酒并排在外间，并有一班毛儿戏在亭子间内搬演，正做着《跳墙着棋》一出昆曲。小红见席间皆是熟识朋友，想必是朋友公局，为纳宠贺喜。

洪善卿见小红眼泡肿起，特地招呼，淡淡的似劝非劝，略说两句，正兜起小红心事，迸出一滴眼泪，几乎哭出声来。善卿忙

搭讪开去，合席不禁点头暗叹。惟华铁眉、高亚白、尹痴鸳三人不知情节，没有理会。

高亚白叫的系清和坊袁三宝。葛仲英知道亚白尚未定情，因问道：“阿要同仔耐几花长三书寓里才去跑一埭？”亚白摇手道：“耐说个更加勿对！故是‘可遇而不可求’个事体。”华铁眉道：“可惜亚白一生侠骨柔肠，未免辜负点。”

亚白想起，向罗子富道：“贵相好搭有个叫诸金花，朋友荐拨我，一点无啥好哋。”子富道：“诸金花生来勿好，故歇到仔么二浪去哉。”

说时，戏台上换了一出《翠屏山》。那做石秀的倒也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做到酒店中，也能使一把单刀，虽非真实本领，毕竟有些工夫。沈小红看见这戏，心中感触，面色一红。高亚白喝声“好”，但不识其名姓。葛仲英认得，说是东合兴里大脚姚家的姚文君。尹痴鸳见亚白赏识，等他下场，即唤娘姨，说：“高老爷叫姚文君个局。”娘姨忙搀姚文君坐在高亚白背后。亚白细看这姚文君，眉宇间另有一种英锐之气，咄咄逼人。

那时出局到齐，王莲生忽往新房中商议一会出来，却请吴雪香、黄翠凤、周双珠、姚文君、沈小红五人，说到房里去见见新人。沈小红左右为难，不得不随从进见。张蕙贞笑嘻嘻起身相迎，请坐讲话。沈小红又羞又气，绝不开口。临行各有所赠：吴雪香、黄翠凤、周双珠、姚文君四人，并是一只全绿的翡翠莲蓬；惟沈小红最重，是一对耳环，一只戒指。沈小红又不得不随众收谢。退出外间，出局已散去一半。高亚白复点一出姚文君的戏。这戏做完，出局尽散，因而收场撤席。

第三十四回终。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按：王公馆收场撤席，众客陆续辞别，惟洪善卿帮管杂务，傍晚始去，心里要往公阳里周双珠家。一路寻思，天下事那里料得定，谁知沈小红的现成位置，反被个张蕙贞轻轻夺去；并揣莲生意思之间，和沈小红落落情形，不比从前亲热，大概是开交的了。

正自辘辘的转念头，忽闻有人叫声“娘舅”。善卿立定看时，果然是赵朴斋，身穿机白夏布长衫，丝鞋净袜，光景大佳，善卿不禁点头答应。朴斋不胜之喜，与善卿寒暄两句，傍立拱候洪善卿从南昼锦里抄去。

赵朴斋等善卿去远，才往四马路华众会烟间寻见施瑞生。瑞生并无别语，将一卷洋钱付与朴斋道：“耐拿转去交代无姆，勳拨张秀英看见。”

朴斋应诺，赍归清和坊自己家里，只见妹子赵二宝和母亲赵洪氏对面坐在楼上亭子间内。赵洪氏似乎叹气，赵二宝淌眼抹泪，满面怒色，不知是为甚么。二宝突然说道：“倪住来里也勿是耐个房子，也勿曾用啥耐个洋钱，为啥我要来巴结耐？就是三十块洋钱，阿是耐个嘎？耐倒有面孔向我讨！”

朴斋听说，方知为张秀英不睦之故，笑嘻嘻取出一卷洋钱交

明母亲。赵洪氏转给二宝道：“耐拿去放好仔。”二宝身子一摔，秋气道：“放啥嘎！”

朴斋摸不着头脑，呆了一会。二宝始向朴斋道：“耐有洋钱开消，倪开消仔原到乡下去，勿转去个，索性爽爽气气贴仔条子做生意。随便耐个主意，来里该搭做啥？”朴斋嗫嚅道：“我陆里有啥主意，妹妹说末哉。”二宝道：“故歇推我一干子，停两日勸说我害仔耐。”朴斋陪笑道：“故是无价事个。”朴斋退下，自思更无别法，只好将计就计。

过了数日，二宝自去说定鼎丰里包房间，要了三百洋钱带挡回来，才与张秀英说知。秀英知不可留，听凭自便。选得十六日搬场，租了全副红木家生先往铺设，复赶办些应用物件。大姐阿巧随带过去，另添一个娘姨，名唤阿虎，连个相帮，各捐二百洋钱。朴斋自取红笺，亲笔写了“赵二宝寓”四个大字，粘在门首。当晚施瑞生来吃开台酒，请的客即系陈小云、庄荔甫一班，因此传入洪善卿耳中。善卿付之浩叹，全然不睬。

赵二宝一落堂子，生意兴隆，接二连三的碰和吃酒，做得十分兴头。赵朴斋也趾高气扬，安心乐业。二宝为施瑞生一力担承，另眼相待。不料张秀英因妒生忌，竟自坐轿亲往南市，至施瑞生家里告诉过房娘。那过房娘不知就里，夹七夹八把瑞生数说一顿。瑞生生气，索性断绝两家往来，反去做个清倌人袁三宝。

张秀英没有瑞生帮助，门户如何支持；又见赵二宝洋洋得意，亦思步其后尘，于是搬在四马路西公和里，即系覃丽娟家，与丽娟对面房间，甚觉亲热。陶云甫见了张秀英，偶然一赞。覃丽娟便道：“俚新出来，耐阿有朋友做做媒人。”云甫随口答应。秀英自恃其貌，日常乘坐马车为招揽嫖客之计。

那时六月中旬，天气骤热，室中虽用拉风，尚自津津出汗。陶云甫也要去坐马车，可以乘凉，因令相帮去问兄弟陶玉甫阿高兴去。相帮至东兴里李漱芳家，传话进去。

陶玉甫见李漱芳病体粗安，游赏园林亦是保养一法，但不知其有此兴致否。漱芳道：“耐阿哥教倪坐马车，教仔几转哉，倪就去一埭。我故歇也蛮好来浪。”李浣芳听得，赶出来道：“姐夫，我也要个。”玉甫道：“生来一淘去，喊仔两把钢丝轿车罢。”漱芳道：“耐坐仔轿车，再要拨耐阿哥笑；耐坐皮篷末哉。”遂向相帮回说：“去个。”约在明园洋楼会聚，另差这里相帮桂福，速雇钢丝的轿车、皮篷车各一辆。

浣芳最是高兴，重新打扮起来。漱芳只略按一按头，整一整钗环簪珥，亲往后面房间告知亲生娘李秀姐。秀姐切嘱早些归家。

漱芳回到房里，大姐阿招和玉甫先已出外等候。漱芳徘徊顾影，对镜多时，方和浣芳携手同行。至东兴里口，浣芳定要同玉甫并坐皮篷车，漱芳带阿招坐了轿车。驶过泥城桥，两行树色葱茏，交柯接干，把太阳遮住一半，并有一阵阵清风扑入襟袖，暑气全消。

迨至明园，下车登楼，陶云甫、覃丽娟早到。陶玉甫、李漱芳就在对面别据一桌，泡两碗茶。李浣芳站在玉甫身旁，紧紧依靠，寸步不离。玉甫教他：“下头去白相歇。”浣芳徘徊不肯。漱芳乃道：“去哩。伏牢仔身浪，阿热嘎？”浣芳不得已，讪讪的邀阿招相扶而去。

陶云甫见李漱芳黄瘦脸儿，病容如故，问道：“阿是原来浪勿适意？”漱芳道：“故歇好仔多花哉。”云甫道：“我看面色勿好

啍，耐倒要保重点啵。”陶玉甫接嘴道：“近来个医生也难，吃下去方子才勿对哋。”覃丽娟道：“窠小山蛮好个呀，阿请俚看嘎？”漱芳道：“窠小山勳去说俚哉，几花丸药，教我陆里吃得落。”云甫道：“钱子刚说起，有个高亚白行末勿行，医道极好。”

玉甫正待根究，只见李浣芳已偕阿招趑趄回来，笑问：“阿是要转去哉？”玉甫道：“刚刚来哋，再白相歇哋。”浣芳道：“无啥白相，我勳。”一面说，一面与玉甫厮缠，或爬在膝上，或滚在怀中，终不得一合意之处。玉甫低着头，脸俚脸问是为何。浣芳附耳说道：“倪转去罢。”漱芳见浣芳胡闹，嗔道：“算啥嘎，该搭来！”

浣芳不敢违拗，慌的趑过漱芳这边。漱芳失声问道：“耐为啥面孔红得来，阿是吃仔酒嘎？”玉甫一看，果然浣芳两颊红得像胭脂一般，忙用手去按他额角，竟炙手的滚热，手心亦然，大惊道：“耐啥勿说个嘎？来里发寒热呀！”浣芳只是嬉笑。漱芳道：“实概大个人，连搭仔自家发寒热才勿晓得，再要坐马车！”玉甫将浣芳拦腰抱起，抱向避风处坐。漱芳令阿招去喊了马车回去。

阿招去后，陶云甫笑向李漱芳道：“耐两家头才喜欢生病，真真是好姊妹。”覃丽娟素闻漱芳多疑，忙望云甫丢个眼色。漱芳无暇应对。

须臾，阿招还报：“马车来浪哉。”陶玉甫、李漱芳各向陶云甫、覃丽娟作别。阿招在前，搀着李浣芳下楼。漱芳欲使浣芳换坐轿车，浣芳道：“我要姐夫一淘坐个啍。”漱芳道：“价末我就搭阿招坐皮篷末哉。”

当下坐定开行。浣芳在车中，一头顶住玉甫胸胁间，玉甫用